

# NIGHT AND MORNING

BY THE

AUTHOR OF "RIENZI," "EUGENE ARAM."

ED. & C.

Lytton, Edward George Eliot  
Lytton Bulwer Lyt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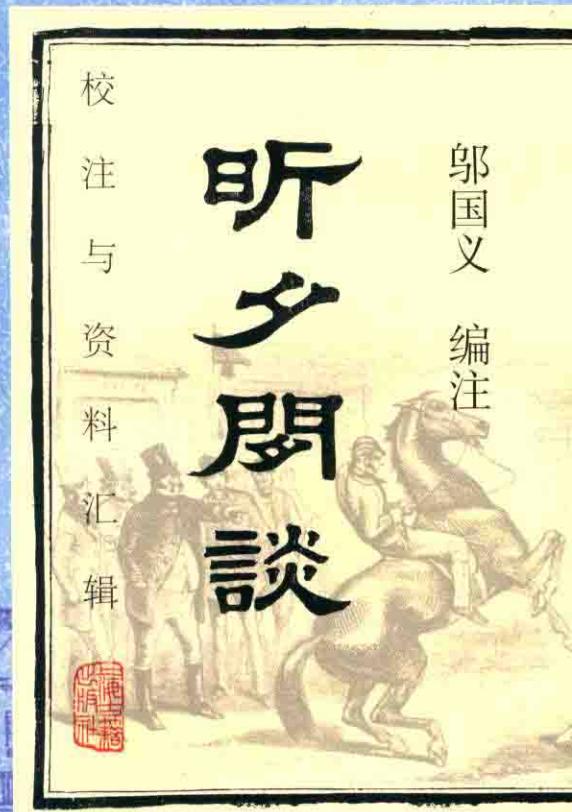
IN THREE VOLUMES.

VOL. I.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CONDUIT STREET.

1841.



# NIGHT AND MORNING

BY THE

AUTHOR OF "RIENZI," "EUGENE ARAM,"

&c. &c.

Lytton, Edward George Eliot  
Lytton Bulwer - Lyt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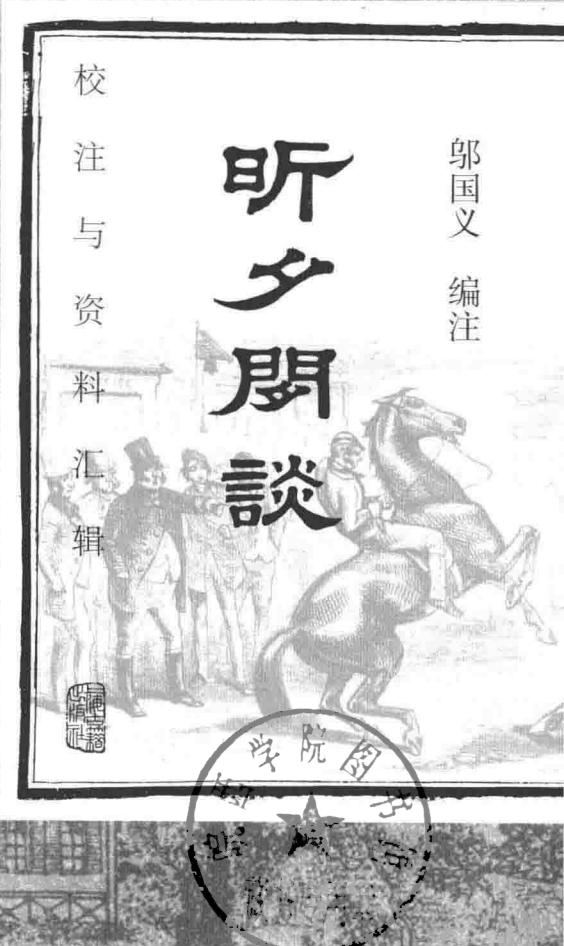
IN THREE VOLUMES.

VOL. I.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CONDUIT STREET.

1841.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昕夕闲谈：校注与资料汇辑 / 邬国义编注. —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325-9005-6

I .①昕… II .①邬… III .①小说—英语—文学翻译  
—研究—中国 IV .①H315.9②I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6130 号

## 昕夕闲谈

校注与资料汇辑

邬国义 编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http://www.ewen.co)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36.25 插页 6 字数 576,000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9005-6

K · 2566 定价：1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爱德华·利顿画像  
( 1803—1873 )

岁在石牋山巖上流溟烟渺闊清絕重霞  
 霹宇有高僧行人憐其儻健戒馬赤及訪月  
 湖一禪駐步乃揭本函土羊相見松風入吻  
 師玉川示象盡臘二十卷之岩多齋羅  
 眼前或以玷漱石果挂冠濕或以煮山雪湯  
 鋪青天或以石泉簪石上高險勢為地深  
 柳派生清將胸中妙處滿百三泓已  
 互辨良田墨餘活潑悠揮灑退葉且莫  
 留經耳尋常盡年正三道盡禪言与  
 同學消興解悵毫只噴老瓶又入虛  
 球而俗工作矜持其家道復持爐追山篇  
 何嘗欣慕功名机心暫冷內眼曉莊仙  
 枢公先生性家盡臘即請

大吟壇指掌  
 光緒三年丁丑小春月杪  
 蔣其章書于杭州寓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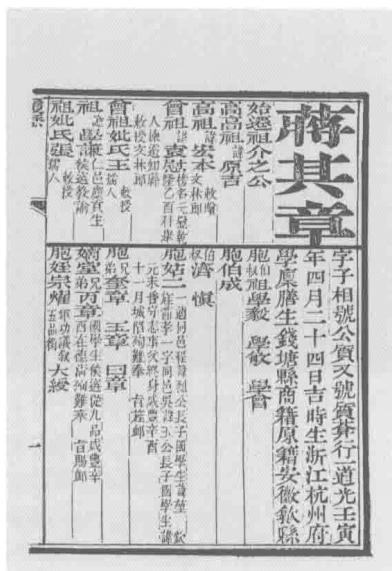
錄存蔣其章詩稿題跋

蔣其章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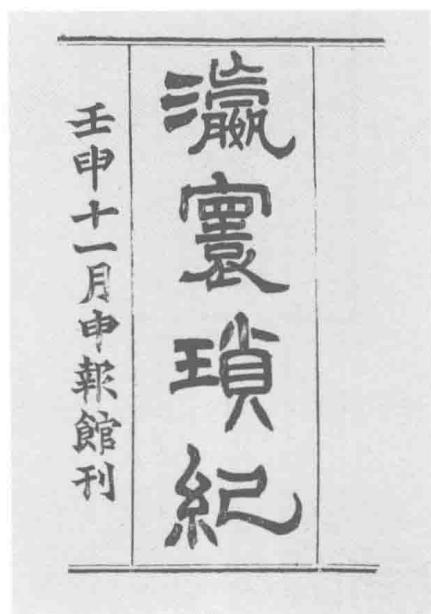
同治九年庚午（1870）

蔣其章乡试履历



光緒三年丁丑（1877）

蔣其章会试履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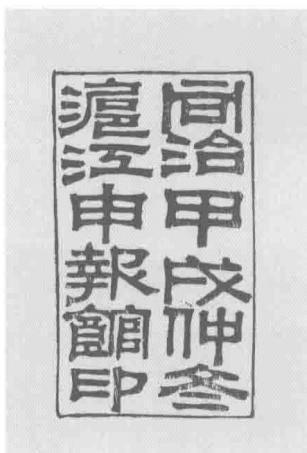
## 瀛寰瑣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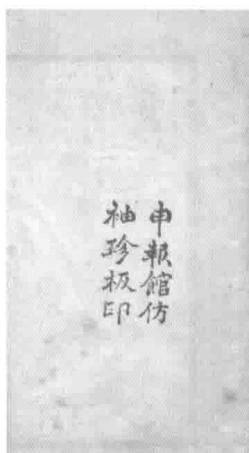
## 瀛寰瑣紀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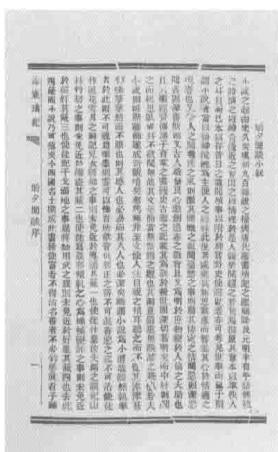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上海申报馆刊本封面



申报馆刊本版权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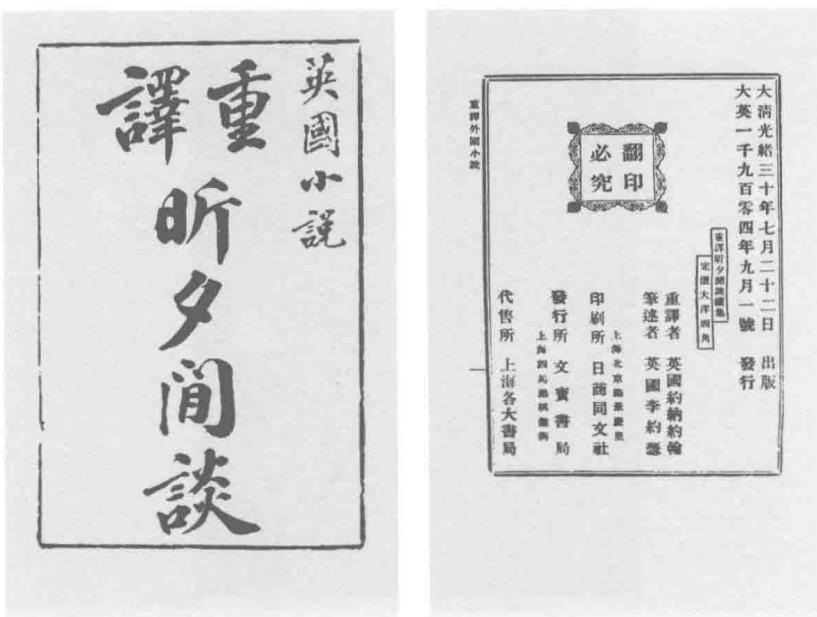
申报馆刊本版权页



懿勺居士《昕夕闲谈小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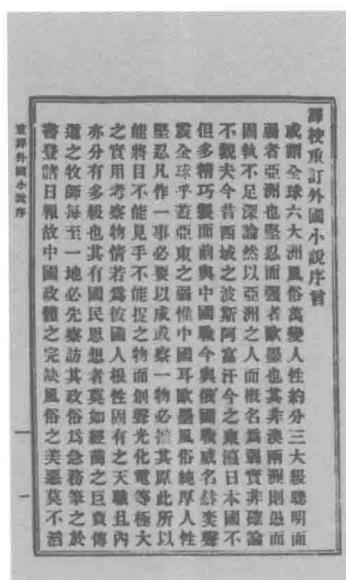


申报馆刊本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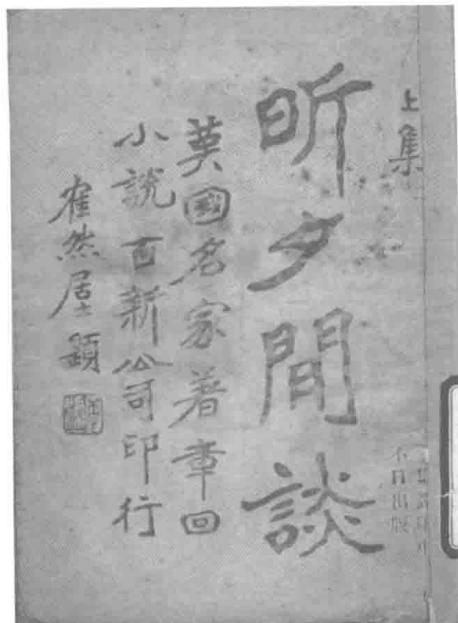


光緒三十年（1904）  
上海文寶書局印本封面

上海文寶書局版权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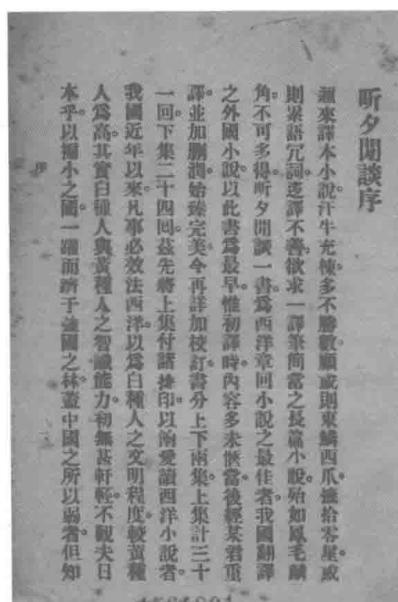
吴县黎床卧读生《译校重订外国小说序言》



上海百新公司 1923 年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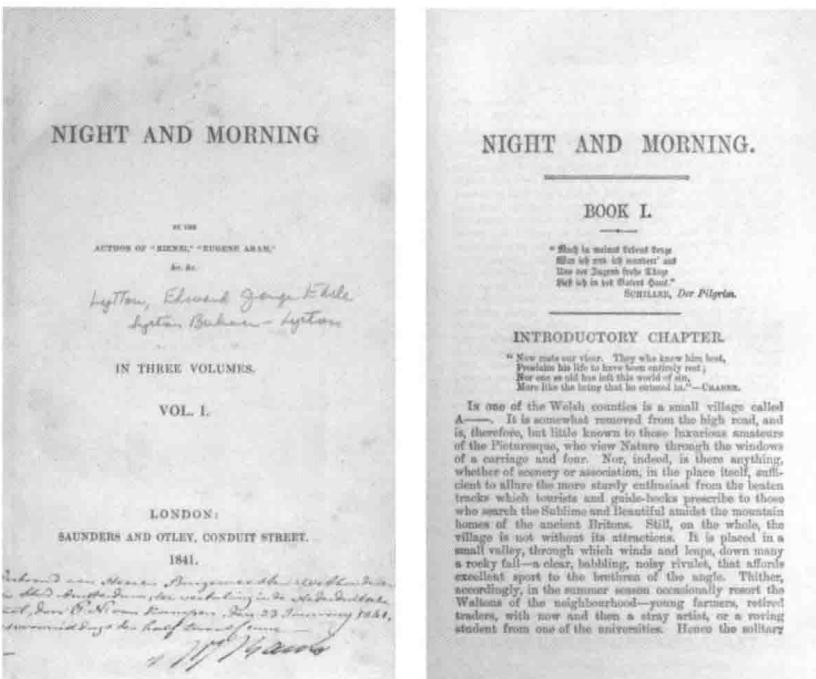


上海百新公司 1923 年版权页



上海百新公司 1923 年版

高天栖序



## NIGHT AND MORNING.

### BOOK L

"She is indeed a fair thing  
She is tall and slender, and  
Her figure is like a lily  
She is in fact most faultless."  
SCHILLER, *Der Pilgr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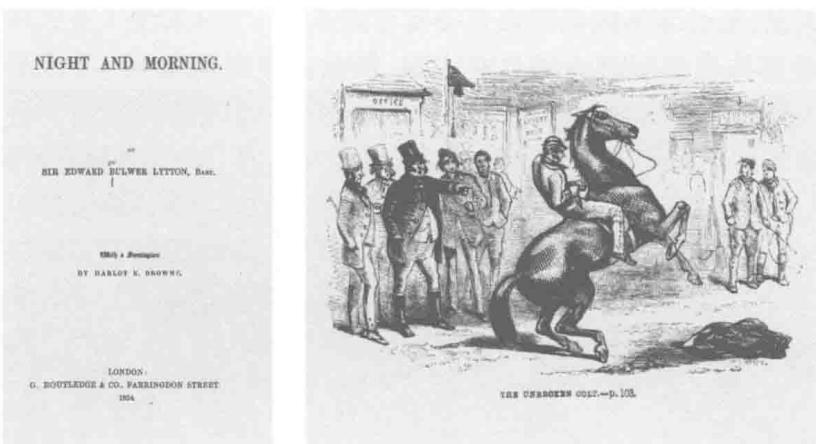
### INTRODUCTORY CHAPTER.

"Now goeth our choir. They who knew him best,  
Prestise his life to have been entirely rest;  
Nor one so old has left this world of sin,  
More like the living than he seemed in it."—CHARLES.

In one of the Welsh counties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A——. It is somewhat removed from the high road, and is, therefore, but little known to those luxurious amateurs of the Picturesque, who view Nature through the windows of a carriage and four. Nor, indeed, is there anything, whether of scenery or association, in the place itself, sufficient to allure the more sturdy enthusiasts from the beaten tracks; while tourists and guide-books prescribe to those who search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amidst the mountain heights of the ancient Britons. Still, on the whole, the village is not without its attractions. It is situated in a small valley, through which winds and leaps down many a rocky fall—a clear, babbling, noisy rivulet, that affords excellent sport to the boisterous of the angle. Thither, accordingly, in the summer season occasionally resort the Walkers of the neighbourhood—young farmers, retired traders, with now and then a stray artist, or a roving student from one of the universities. Hence the solitary

听夕闲谈 1841 年英文版封面

听夕闲谈 1851 年英文版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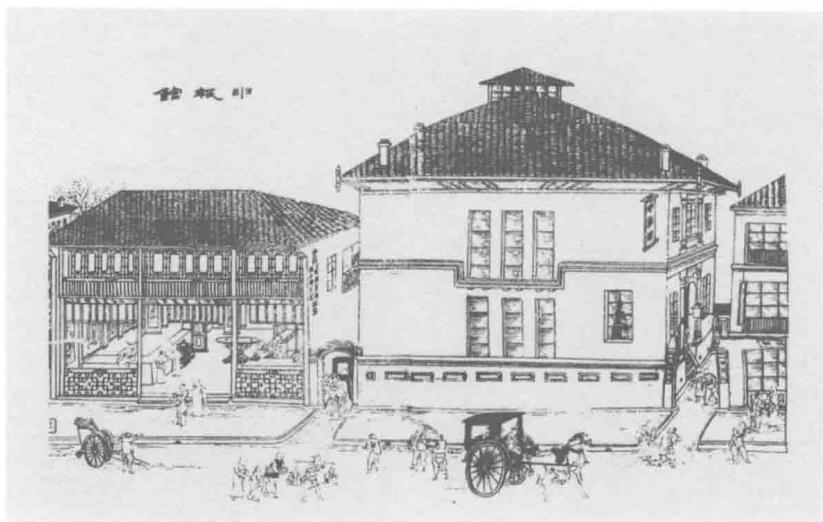


听夕闲谈 1854 年

英文版封面

听夕闲谈 1854 年

英文版插图



申報館



美查住宅

# 前　　言

从 1873 年 1 月第 3 卷起,申报馆出版的文学月刊《瀛寰琐记》开始连载署名“蠡勺居士”翻译的外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至 1875 年 1 月第 28 卷止。每卷刊载译文二节,共五十二节,连载分二十六期,共持续了二年多的时间。此后 1875 年下半年又另新增三节,由申报馆出版发行了小说的单行本,编入“申报馆丛书”第七十三种。

这部小说共分三卷五十五节。主人公康吉的父亲非利,年轻时爱上了商贾的女儿爱格,两人一起外出私奔,到外省的一个小乡村秘密结婚,育有康吉、希尼二子。十几年后,其叔父坡弗逝世,非利继承了大宗的财产。他的弟弟罗把因此嫉妒在心。此后非利在一次骑马跨栏事故中不幸遇难,罗把趁机侵吞了全部家产。于是康吉就由贵族出身的富家公子,沦为不明身世的私生子。在家庭突遭变故时,康吉独自担负起抚养母亲与弟弟的重担。在母亲爱格病逝后,小说描写了康吉在英国各地和巴黎等城市历经磨难,颠簸流离的流浪生活。此后康吉“误结匪人,几罹于难”,因为结识了在欧洲闯荡江湖的枭雄加的,参与加的制造伪币等事,被同伙白尼出卖,遭到法国巡捕的追击,加的被击毙,康吉幸得法国贵妇人美费儿夫人的救助,返回英国。小说最后以康吉与美费儿结缘订婚作为结束。如译者所说,“书中大意,原以见自古英雄都从险阻艰难中出来”。<sup>[1]</sup>由此通过一个贵族私生子康吉的曲折经历,展现了 19 世纪欧洲浦半(波旁)王朝后期伦敦和巴黎的社会生活,揭示了当时西方社会的种种情状。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小说反映的均是全新的域外风情图像。

《昕夕闲谈》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部翻译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的通俗翻译小说。它比通常所说清代翻译小说始于林纾译 1899 年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还要早二十多年,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翻译史

[1] 《昕夕闲谈》,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1874—1875)上海申报馆印本,第 162 页。

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安英在《民初小说发展的过程》中，便称道译者是“把翻译种子撒到荒原上的第一个人”，开了“介绍西洋文学的先河”。<sup>[1]</sup>但是，关于这部小说的译者、原本及其原作者究竟是谁，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1873年初《申报》刊出的广告中，称之为“新译英国小说”，<sup>[2]</sup>由“西国名士撰成”，而未说这部小说的原作者是谁，也不知道此书原著的名称。关于译者，仅知署名“蠡勺居士”，1877年《申报馆书目》中，则谓此书“系经名手”翻译而成，也未讲到具体的译者姓名。由此，《昕夕闲谈》便给人们留下了诸多难解之谜。

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小说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翻译史的研究者，一直想对此进行解密，但囿于资料的湮没和散落，却知之甚少。只是到了1990年代，才获得了一些新的进展。1992年先后发表了颜廷亮《关于蠡勺居士其人的点滴臆测》和郭长海《蠡勺居士和藜床卧读生——〈昕夕闲谈〉的两位译者》两篇文章。<sup>[3]</sup>郭文引上海《新闻报》1905年四月初八（5月11日）的一则广告，其中称“原本为蒋子让大令所译”，由此第一次披露了《昕夕闲谈》译者蠡勺居士的真实姓名为蒋子让；之后1904年的重译者“藜床卧读生”为管斯骏。继此之后，200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小说史研究专家韩南（Patrick Hanan）发表《谈第一部汉译小说》，考证出这部译著是19世纪英国作家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长篇小说《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 1841年伦敦出版）的前半部，解决了此书原著及原作者的问题。又认为译者很可能就是曾任《申报》早期主笔的蒋芷湘（又字子相，本名蒋其章），并“假定有一个双人翻译的过程”，即由《申报》老板美查（Ernest Major）口译、蒋其章笔录合作而成。<sup>[4]</sup>之后，笔者在拙作《第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译事考论》中，利用当时的报纸、期刊、诗文集、日记、奏稿、地方志，包括未刊手稿、科考案卷等原始资料，作了进一步的论证，确证译者的真实姓名是蒋其章，并详细探讨了其家世、生平事迹，小说的翻译

[1] 安英：《民初小说发展的过程》，《新东方杂志》第2卷第3期，1941年5月30日。又见王俊年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06页。

[2] 《申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73年1月4日）。

[3] 分别见《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3、4合期。

[4] （美）韩南撰，叶隽译：《谈第一部汉译小说》，《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又见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事宜、出版及影响等。<sup>[1]</sup> 有关其详，具体可参颜、郭两文，韩南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及本书后附录的拙作。

据现有的资料，此部小说的原作者为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威·利顿（1803—1873），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1803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1826年毕业于剑桥大学，此后即在英国及欧洲大陆崭露头角。1831—1841年为英国自由党国会议员，支持1832年的改革法案。后又于1852年重返国会，成为内阁成员，1858—1859年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1866年授予男爵。

利顿又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家、剧作家。他早年以诗歌而闻名，1831—1833年曾任《新月刊》杂志编辑。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一直勤于写作，其创作题材广泛，在小说写作领域颇有开拓之功。一生共撰写了三十多部作品。如《佩勒姆》（*Pelham*）的出版建立了其在通俗小说方面的声誉；《艾拉姆》（*Eugene Aram*）则开犯罪小说之先河；历史小说以《庞贝城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Pompeii*）最为著名。他另有广受欢迎的通俗剧《莱昂斯夫人》（*The Lady of Lyons*）、《黎塞留》（*Rienzi*）等，从而成为当时在英国最受欢迎、与狄更斯齐名的作家之一。其小说不仅流行于欧美等国，还很早传播到了中国与日本。如上述《昕夕闲谈》，即是根据其小说《夜与晨》前半部的内容改译而成。其政治小说《恩内斯特·迈特瓦》（*Ernest Maltravers*），由丹羽纯一郎译成《花柳春话》，1878年在日本出版后，便风靡一时。

关于小说的译者“蠡勺居士”，又号小吉罗庵主、蠡勺渔隐、蘅梦庵主、剪淞病旅等，其姓名、生平事迹历来鲜为人知。现据考证论定，即申报馆早期的第一任主笔蒋其章（1842—1892），字子相，一作芷湘，号公质，又号质庵，浙江杭州人。祖籍安徽歙县，出身于徽商家庭。为廪膳生。青年时代曾先后在杭州、上海两地的书院，如诂经精舍、敷文书院、上海敬业书院等处求学。同治九年（1870）考中举人。1872年初，英国商人美查筹备创办《申报》，他以“武林名孝廉”，被邀加盟，任《申报》第一任主笔，同时负责《瀛寰琐记》的编辑事务，在报馆运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美查等合作翻译的《昕夕闲谈》，便是在报馆期间完成的。此后，于光绪三年（1877）

[1] 邬国义：《第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译事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辑。

考中进士，次年赴任敦煌县令，二年后被革职。又出嘉峪关赴新疆，在阿克苏、喀什噶尔任左宗棠步将张曜的幕僚。之后随张曜由西北返京，又至济南，至19世纪90年代初，一直在山东张曜幕府任事。光绪十八年（1892）元宵节，在踏灯归来后突然逝世，享年才五十岁。

综蒋氏一生，其经历丰富而又曲折。中年以后，他任职《申报》，在上海“华洋”杂处的环境中，作为早期口岸知识分子的一员，具有相对比较新潮、开放的心态。蒋氏工诗擅文，这一时期，他与上海滩的文人学士雅集，互相诗词唱和，成为文坛上很活跃的人物。还曾游历日本，写下了《长崎岛游记》。并撰有《鱼乐国记》、《记英国他咚巨轮船颠末》、《人身生机灵机论》等，表现出了他对外国史地和事物的关心。这些无疑奠定了他与人合作翻译《昕夕闲谈》的思想基础，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申报馆之所以翻译这部小说，如蠡勺居士《昕夕闲谈小叙》所说，小说“当以怡神悦魄为主”，其作用在能暂迁其心于“恬适之境”，以达到“启发良心、惩创逸志”的微旨。其翻译介绍这部“西国名士”撰写小说的目的，不仅因为作品本身具有“真君子神彩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的思想艺术价值，而且也在于“广中土之见闻，所以记欧洲之风俗”。<sup>[1]</sup>以上这些内容均为“华人目所未见、耳所未闻”，因此本馆不惜“翻译之劳”，供国人阅读，以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sup>[2]</sup>

值得注意的是，为便于中国读者理解外国的风俗习惯，译文中还时常增加一些说明性的文字。如上卷第一节中，当叙及非利和爱格自由恋爱交往时，书中解释说：“看官，你道这女子怎样来的？原来是外国规矩比中土不同。人家养了女子，你倘或看得好，就可与他家结交，时常来往。有名胜地方，可以同往游玩，有佳妙酒楼，可以同往饮宴。他家主亦晓得你的心了，只要门当户对，即可联姻的。但是一层好处，随你同车并轡，履舄相错，这苟且暧昧等事，是断断没有的。所以家主无用防范着，可以游行自在的。”再如上卷第五节写非利与他的妻子爱格相见，小说写道：“步进门来，只见内中走出一个娇娇滴滴如花似玉的美貌妇人，非利见了，慌忙上前搂住，亲吻接唇，十分亲热了半晌。”接下去即对西方“接吻”的礼俗作了说明：“原来外国的礼，妇女遇着亲人，无论兄弟、子侄、夫婿，均以接唇为礼，在人

[1] 蠡勺居士：《昕夕闲谈小叙》，《瀛寰琐纪》第3卷，1873年1月。

[2] 《申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73年1月4日）。

前绝不避忌,所以非利与浑家也是如此。”<sup>[1]</sup>其他凡涉及到有别于中土的风土人情、社会现象等,书中都有意识地作了比较说明,如写公共马车与江南航船的类比,西式葬礼上用黑色与中国葬礼用白色的不同,西方线人、侦探好比上海的包打听,欧洲人决斗与闽粤械斗的差别,将英国“爵士”称号比拟为李鸿章、左宗棠的头衔,等等。由这些例子,也可见近代中国最初翻译小说的一些特点。

在 1870 年代的同治末年,翻译出版这样一部英国小说,应当说本身就是一个相当超前的举动,引领了一种新的潮流和趋向,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文学一个标识性事件。而域外犯罪小说的引入,有关欧洲名都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的描写,对此后中国近代都市小说的创作也有相当的影响。鉴于其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中西文化交流、翻译史上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意义,而其最初的版本已十分稀见,甚至连一些研究者都无缘得见其原本,因此,笔者将其搜辑重新整理出版。

《昕夕闲谈》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系统:一种即是先在《瀛寰琐记》上连载,后于同治十三年甲戌至光绪元年(1874—1875)出版的上海申报馆刊本,前有 1872 年腊月蠡勺居士《昕夕闲谈小叙》与《英国小说题词》;二是光绪三十年(1904)上海文宝书局印本,前有 1904 年五月吴县藜床卧读生《译校重订外国小说序言》,内题“重译外国小说昕夕闲谈”,版权页署“重译者”英国约纳约翰,“笔述者”英国李约瑟;三为 1923 年 7 月上海百新公司铅印本,前有 1923 年孟秋绍兴高天柄撰《昕夕闲谈序》,版权页署“口译者”英国傅兰雅,“笔述者”上海颜惠廉,“校阅者”澄江徐鹤龄。经对勘比照,三种版本内容、文字大体相同,后两种版本虽称“重译”,其实均是托名,只是在申报馆本的基础上作了一些删改重订。<sup>[2]</sup>事实上,后两种版本都是在译者蒋其章 1892 年逝世后出版的,其所作的一些删改润饰,已非原在《瀛寰琐记》连载和 1875 年申报馆刊本的初始面貌。因此在版本选择上,即以

[1] 以上分别见《昕夕闲谈》,第 3、13 页。

[2] 其中也有个别较大的改动,如申报馆刊本上卷第三节,写非利的友人、教士排士因单相思邻家之女美吉病逝,后两种版本在此下增添了一大段文字,叙述排士的灵魂至印度,遇到已死去的美吉,于是两人结为夫妻,后生一女之事。并称:“此事在本记五十五回之后,兹特略叙一笔,以见世上奇事,中外相同也。”查申报馆刊本并无此内容,应是重译者为宣传宗教灵魂之说所增,可见传教士对此书的重译删改也有影响。

上海申报馆《昕夕闲谈》最初的刊本为底本,参校《瀛寰琐记》连载本,以保持其原始的面貌。

在此次整理中,按现在通行的出版要求作了分段、标点。对原文中的一些错字、衍字和倒误,作了校改,或据文意加以改正。凡校改之处,误字加( )号标识,将改正之字置于其后,并以〔 〕标示。至于有些明显的错漏衍脱,则径为改正,此下不出校注。其次,对与今译不同的外国人名、地名、物名,以及通假字、俗字等,作了一些必要的注释,以有助于读者的理解。由于小说最初连载于《瀛寰琐记》月刊,翻译时采用了边译边刊的方式,故译作中的一些人名、地名、物名等,前后并不统一。人名如加的又译作“加低”、“加底”,磨敦又有“摩敦”、“磨吨”、“摩吨”、“磨顿”、“么敦”等多种不同的写法,地名如巴黎译作“巴里士”、“巴里司”,物名如咖啡译作“架非茶”、“加非茶”等,译文前后不一。此后申报馆出版单行本时,也未予以整齐划一。这些不同的译法,既可见当时译作仓促,也反映出近代早期的翻译特点。因其并不妨碍阅读,故仍保持原状,不作统一,以呈现其文本的初始状态。

书中第二部分为研究资料汇辑,汇集了笔者多年蒐集的有关蒋其章和《昕夕闲谈》翻译出版,与原作者利顿及其小说、戏剧在中国的译介、流传等资料。

《申报》作为中国近代最为著名的一份报纸,蒋其章又是申报馆的第一任主笔,对于这样一位早期报刊史上的重要人物,由于资料阙失,学界长期未知其详,语焉不明。有感于此,笔者发愿搜辑这位“小人物”的生平史料。为此汲汲奔走于各图书馆之间,阅览当时的报纸、期刊、诗文集、日记、奏稿、地方志、科考案卷等,钩稽爬梳,细大不捐,力求尽其所能,竭泽而渔。近年来又借助于现代网络数据库等新技术之赐,提供了不少便利。经坚持不懈的努力,考索追踪,集腋成裘,终于辑得二十余万字的资料。古人云:“非人磨墨墨磨人”,从着手至今,断断续续,不觉已逾七八年,其中甘苦,非身历其境者不能体会。一些新史料的发见,或偶然所获,如蒋氏早期的书院课艺、敦煌时期的诗作,1904年10月最早在《中外日报》上刊登的《重译昕夕闲谈英国第一小说出书》广告等,均给人以意外之喜。对己来说,尽心尽力,所得抵其所劳,亦可谓无愧无悔,足感欣慰。

有关资料按类编辑,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蒋其章生平、科举及家世资料,包括其早期书院课艺,《清代朱卷集成》和乡会试的著录,蒋氏